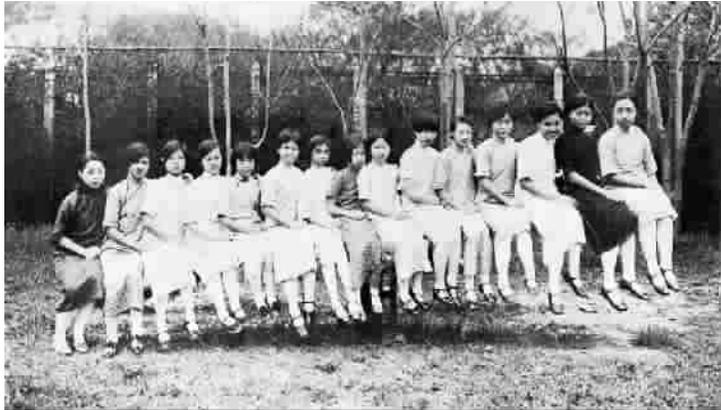


# 凤栖于梧:张爱玲的中学时代(上)

◆徐如林



■ 初中二乙组,后排中间穿浅花色旗袍者为张爱玲



■ 初中一乙组,中间穿深色旗袍者为张爱玲

张爱玲 1931 年入学上海白利南路(今长宁路 1187 号)圣玛利亚女校,1937 年毕业。后世人们对于这一时期张爱玲的了解,大多来自于 1944 年 7 月发表的《私语》。这是张爱玲成年后回顾自己少女时代的一篇文章,以作者在天津度过的幼年为始,到 8 岁来上海,至中学毕业后与家庭的矛盾不断加深而出走为终,夹叙夹议,娓娓道出个中感受。1944 年 12 月上海《语林》第 1 卷第 1 期发表的《记张爱玲》是另一篇重要文献,作者汪宏声是张爱玲中学时代的国文老师,他以亲历人的身份记录了张爱玲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若干片断,文章十分形象生动。

从两篇文章可以看到,中学 6 年,是张爱玲对“家”从厌恶到无法忍受的 6 年,也是她不断显露文学创作才能的 6 年。父母离婚不久,“家”因母亲的离去而显得索然无味:“有我父亲的家,那里我什么都不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做《汉高祖

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1932 年,12 岁的她首次在校刊《凤藻》上发表《不幸的她》,已经看透“人生聚散,本是常事,无论怎样,我们总有藏着泪珠撒手的一日”。然而这篇处女作也开启了张爱玲的文学和人生梦想,“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在前进的一方面我有海阔天空的计划,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有一个时期我想学画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随之而来的是后母嫁入张家,梦想渐行渐远。张爱玲虽有将那女人“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的想法,却最终只能采取逃避的办法住在学校,偶尔回家也能“客客气气敷衍过去”。中学毕业之后,张爱玲与父亲及后母的矛盾日益加剧,因无法忍受父亲及后母对她的谩骂、殴打和人身

禁锢,终于在一个凄冷的夜晚逃出“家”门,再也没有回去。

《私语》和《记张爱玲》记述的,是张爱玲中学生生活的部分侧影。而从圣玛利亚女校校刊《凤藻》中发现的一些材料来看,张爱玲在中学时期每年都留下了班级合影照,但后人较少关注;张爱玲在《凤藻》1936 年刊发的一篇文章英语习作“*The Sun Parlor*”(《阳光房》)未见中文翻译版;名为“一碗什锦豆瓣汤”的调查表记录了少女时代张爱玲的兴趣爱好与人生梦想,其中颇有值得玩味之处。这些文字和图片,将使人们心目中的“张爱玲同学”更加生动形象。

## 六张“集体照”

1931 年,刚刚入学圣玛利亚女校的张爱玲被分入“初中一乙组”。从 1932 年这个班集体的合影照可以看到,15 位同学由低至高倚坐在一长条长凳上,出于安全和平衡等

因素的考虑,身材最瘦小的张爱玲被安排在最中间。与其余同学相比,张爱玲明显还是一个尚未发育的“小孩”,她身穿一件深色小格子短袖旗袍,目光游移在别处,与面对镜头微笑的同学们格格不入。1933 年的“初中二乙组”同学合影,张爱玲身穿浅花色旗袍居中站立于后排。仅仅一年间,她奇迹般地一下子长高了许多。在 20 位同学中,张爱玲亭亭玉立,神情也似乎老练了不少。转眼到了 1934 年,全体初中毕业生在学校健身房前合影。甲乙两组同学合并到一处时才会发现,甲组同学在穿着仪态方面确实要比乙组同学成熟得多,后排站立于一边的张爱玲看上去比前一年又稚气了一些。1935 年的高中同学合影中,站在后排左侧第二位的张爱玲又一次在镜头面前神游物外,目光偏移至右侧。也许真的就像她的老师汪宏声所说的那样,“爱玲因了家庭里某种不幸,使她成为一个十分沉默

的人,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的萎靡不振”。1936 年夏,张爱玲高中二年级班级合影,照片中的她依然站立于后排,身穿一件深色旗袍,身形消瘦,脸上全无一丝笑意。1937 年终于迎来了高中毕业季,周围的很多同学烫了新潮卷发,穿得花团锦簇,张爱玲站立于后排偏左的位置上,依然一袭式样陈旧的深色旗袍,依然神情落寞。中间坐着的两位女同学各执一面三角小旗,上面写着“*We are ready 1937*”,让已然知道张爱玲之后命运的人不由地恻隐“*Are you really ready, Tsang Ai-Ling?*”

## 阳光房里的木盒

圣玛利亚女校与所有教会学校一样,重视英文,轻视中文。学生能说一口极其流利的英语,而中文却连一张便条也写不通顺。然而,就在这样的学校环境里,却诞生了才华横溢、蜚声文坛的一代女作家张爱玲。

汪宏声回忆自己任教以后布置的第一期作文题,“作文簿一本本交上来,批阅结果,成绩是意料中的糟糕,大部分是短短二三百字,似通非通,而最大症结则在只知作文乃是在数十分钟内将三数百字联将起来交卷完事,而不知思想为何物,更不知思想应如何发挥。可是一本文卷却引起我的注意了,这是仅有的自己命题的文卷,题目‘看云’。写来神情潇洒,词藻瑰丽,只是别字很多,仿佛祖折等应该从示的字都写成从衣,从竹的写成从草之类。题目的署名则是张爱玲。”之后张爱玲频频在校刊发表文章,文名在校内逐渐传布。

# 母亲邵华

毛新宇



## 20. 大伯和思齐姨妈悄然坠入爱河

不久,外婆又带着我母亲和少林姨妈从石家庄回到平山县王子村,思齐姨妈到阜平县城南庄专门培育干部子女的育才中学学习。母亲在家里边照顾少林姨妈,边完成外婆布置的读书识字和背诵诗歌的功课。几乎在她们回到平山的同时,岸英大伯也从康生领导的中央土改工作团所在的山东阳信县张家集村回到西柏坡,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继续担任编辑助理兼俄语翻译。

自从在延安分别后,外婆一家和岸英大伯一年多没见面没通信,久别重逢自然是关不住话匣子的。大伯在撤离延安后,先后到山西临县、山东渤海地区参加土改,一年多的基层锻炼,使他身体格外结实,言语间多了党的农村政策、基层政权建设和老百姓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多了养猪、种菜、打墙、盖房等风土人情方面的知识,也多了斗地主、分浮财、修水利、搞支前的实际经验。

也是在这个时期,大伯和思齐姨妈悄然坠入爱河,外婆却被蒙在鼓里,浑然不觉。

自从思齐姨妈跟着岸英大伯到爷爷那里玩过几次后,爷爷就听到了传闻,他不支持也不反对,依然如故。而邓颖超、康克清则喜上眉梢,反复商量如何成全这一桩金玉良缘。外婆是凭着直觉才发现两个孩子有了感情了。后来,思齐姨妈经不住外婆的连哄带诈,只得羞涩地如实交代。

姨妈的话让外婆半怨半喜,怨的是鬼机灵丫头连妈妈也保密,刚到十八岁就谈对象,喜的是对岸英这孩子知根知底。但同时也不免担心,岸英是主席的长子,又在苏联留过学,而思齐没有学到多少文化,何况是正在学知识的时候!外婆也记得当年爷爷和她曾开过“我们将来对亲家”的玩笑,难道真会“君子口中无戏言”?

这时,邓颖超和康克清早耐不住性子了,直接见面见爷爷投石问路。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直说得爷爷表了态:“思齐这娃娃做我的

干女儿也有十年了,婚姻自由,这事要征得娃娃同意,也要征求张文秋同志的意见。”

第二天,在少奇同志的安排下,外婆见到了爷爷。两人说了一会闲话后,就谈到了大伯和姨妈的婚事。就这样,两人从上午 8 点一直谈到晚上 10 点,爷爷讲自己的家庭,谈为革命牺牲的亲人;他也让外婆谈自己的身世。当两人都把对方的家庭情况进行了充分了解之后,爷爷说:“岸英和思齐这两个娃娃,都是烈士的后代,从小吃苦受罪,都经过了艰苦生活的考验,有共同生活的基础,所以我同意现在订婚,订婚后两人在思想和学习上还可以互相帮助啊!当然,岸英离开母亲早,回国时间不长,还缺乏实际工作能力,你这个当长辈的也要常指点指点!”爷爷的话让外婆非常激动,她愉快地答应下这门亲事。

眨眼间,历史的车轮驶到了 1948 年,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到了 12 月,淮海战役进入关键时刻,大伯分析此战役过后,打大仗的机会不多了,便向爷爷提出上前线当兵的请求。但这时,却接到上级要他去河北建屏县(后划归平山县)中央机关保卫训练班报到,毕业后兼任李克农同志秘书的通知。为了说服大伯,服从组织分配,爷爷向大伯提出了隐蔽战线的重要作用,然后才规劝他自愿服从组织分配,劝他不要因个人的喜好干扰上级已决定了的事情,要全面提高斗争本领。于是,大伯愉快地加入了隐蔽战线斗争的队伍。

“毛泽东的儿子更不能搞特殊!”大伯把爷爷的话传给了外婆。外婆非常赞成爷爷的这种做法,她对我大伯说:“咱们这两家人,有杨开慧、毛泽建、毛泽覃、毛泽民、毛楚雄、毛岸龙等,包括思齐的爸爸刘谦初,少华的爸爸陈振亚,以及她们唯一的舅舅张振甲在内,都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为了啥?还不是为了铲除吃人的封建特权制度!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不是咱共产党的做派,你爸爸是共产党的领袖,人们自然会更多地观察你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所以,你们都要记住爸爸的话,要为你们的开慧妈妈争口气,要为牺牲的亲人争口气,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做事都不能让人戳脊梁,不能给咱们的革命家庭抹黑!”

此时,在身边的母亲也认真地听着外婆对大伯的这番教导,并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 9. 场面震撼心魄

周祥干还是眼神直直,又说了句没头没脑话来:“……四明山的峰,东钱湖的水……”忽然牢中一人摸爬过来,对着李芝英当头跪下,把李芝英吓了一跳,原来是张潮青认出出人正是儿子书信教书的先生。张潮青神情决绝,当下跪求李芝英,说先生如念小儿可教,这儿子就当是送给先生,从此就让他改姓了李吧。

这里还没有停当,外面忽然就有些咣咣噶噶隐隐地传了进来。阿炳骑马到横泾村报信,邀约群众进城,这着实让横泾人感到事出意外。

陈耆老遂急急叫人商议,村里几个掌事的长者七嘴八舌,委决不下。陈耆老沉吟道:“急公好义,救危济困,也是横泾村好几百年的村规家训。假使这次我们坐定不动,遭外村外乡耻笑,说横泾村原来只有外姓张潮青侠义,这还是事小,只是我等如何向晚生后辈交待呢?”

陈耆老如此一说,众人如梦方醒,茅塞顿开,一起顿足道:“要去!要去!”

听讲又要去城里喊冤,石山弄的村民们不免张口结舌,迟疑起来。俞能贵按捺不住,忽然高喊一声:“走!要它官府放人!不放也要他放!”不少村民不免斜眼撇嘴:你阿贵有多少大的本事?

正还没个停当,三阿公已经拿了根棍子当作手杖,面带凄色,径直往村头走了。九分,阿贵也紧跟去了。众人一看,不再多说什么,连忙跟了上去。俞能贵遂又放开脚头,径自走到前头去了。

聚众进城,喊冤要人的事情,一传十,十传百,一时惊动了十里八乡。鄞县南乡、东乡的广袤田野上,一队一队的农人相随参与,从不同方向,往城里去。他们一路浩浩荡荡,又杂沓沓;他们多是葛衣草布,补丁相叠,腰里系着布条和绳子;他们还多是终日劳作,起早摸晚,一个个蓬头垢面、形容枯槁、面目黧黑。可是今日这般聚众进城,到衙门叫阵,只是由着一股心气顶着,一时情急,意气用事。至于结果究竟怎样,又会生出什么变故,实在没有人晓得,也没有人讲得清楚,全然是个心中无数。

县衙广场聚集了许多乡民,“冤枉”、“放

人”、“县太爷出来”的叫唤,县令冯翊听得真切,待去大门处探头一望,不由地登时目瞪口呆,心起慌张——只见衙门前面,里三层外三层挤满激愤的村野草民,两边官道街区看不见的,正不知有多少!

师爷一看县令脸色,小心探问:“老爷……要不要将大门关上?”冯翊眼皮一吊,喝道:“慌什么!老爷我今日就坐在这里,看这些刁民又能如何!”

人群不断拥到,黑压压地顿时让县衙前街水泄不通。攒集的人头,汹涌的人潮,被动的声浪,犹如一场扬起的风暴。事发突然,声势浩大,却又全然无序,无法掌控。

俞能贵不知从哪里扛来一张白木桌子,放到县衙大门的台阶上,桌上又搁下一尊香炉,随后点了三枝清香插上。众人顿时静下,要看此人如何动静,又会做何主张。只见俞能贵盯着那袅袅的轻烟,慢慢跟着仰首天穹,众人便也跟着一起抬起头来,头上只是一派朗朗青天。可是如此一来,仿佛就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异样神感,不能自己地在心里升腾起来。

俞能贵忽然转过身高举双手,大喊一声:“跪下!”真是忽了怪了,县衙前数千逾万的乡民竟相跪了下来,黑压压、苍苍然一大片!说来也是,乡民虽是聚众来到官府,来了之后,官府那洞开沉默的大门,却仍是有着莫大的威慑,乡民除了跪求官老爷开恩,不知还能做些什么。一时全场鸦雀无声,如此众多的民众齐齐下跪求饶,场面震慑心魄。惟其如此,一股子心力,正暗暗地积攒聚合起来。

外面一时静场,衙门里面面相觑,都不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冯翊又去到门前探头观看,不由又吓了一跳。只见成千上万的乡民齐刷刷地跪着,这稻柴阵势的分辨,绝非上次的控轿叨扰的情形可比!如此非同寻常的阵仗,着实让冯翊心里吃慌。如果到这个时候,他冯翊就将人放了,也许局势尚可纾解,一场危机能够就此化解。可是他冯翊岂有应了痞民闹事,就将人犯放了的道理?如此处置,还有官场的规矩和官府的威严么?这除了要搞去乌纱,上司还定会追究问罪!冯翊一跺脚,孤注一掷,将巡道罗铺叫到了跟前,咬牙切齿如何如何。

# 鄞变一八五二

徐姓氏

